試解《紅樓夢》中史湘雲結局疑案

李淳玲

《紅樓夢》是中國小說中之奇書，兩百多年來它不知繫動多少中國人的情感。但因曹雪芹書傳不全，引發當時及後世種種傳說、臆測、研究及討論。尤其是民國以來紅學或曹學的發展更牽引出《紅樓夢》中許多令人著迷的疑案。其中之一就是史湘雲的結局。

顧頡剛先生在民國十年六月十日給俞平伯先生的信，曾引三十一回王夫人說：「眼見有婆婆家了」，及三十二回襲人說「大姑娘，我聽前日你大喜啊！」而以為湘雲自有去處。同信又引曲子「…**准折得**幼年時坎坷形狀，終久是雲散高塘…而謂這『准』與『終久』的挈合詞極顯明起初很滿意而後來大失望的樣子。可見雪芹之意原是要她嫁一個可意的夫婿，但畢竟終究是無可奈何的病死了，折不得幼時的坎坷，這正是不終的夫婦，如何今變成白首雙星？」此即是史湘雲結局之疑案。顧先生為解此疑案竟猜測「白首雙星」之回目乃「後人補竄」，以免去曹雪芹自己在曲、冊及回目上的衝突[1]。

但是顧先生此說難以服人。即俞先生亦不信此說：「我以為湘雲雖不嫁寶玉，但她底婚姻須關合金麒麟（我不信回目是經改竄的），嫁後夭卒。」俞先生以為湘雲是「早卒」的。他說：「我也覺得從冊子曲子看，湘雲是應當早卒的；因為水逝雲飛，是很快的變動，是夭折底象徵。」但「早夭」仍與「白首雙星」相矛盾，疑案仍然存在。因之俞先生自己批評說：「我底話也違反『白首雙星』底預示。我對於自己這說底辯解，是假定作者自己底互相矛盾。」但「作者自相矛盾」之說亦缺說服力，疑案仍存[2]。

《百二十回程高續本》以為湘雲嫁後丈夫即得癆病（一百零九回），不久逝去。湘雲於是立志不嫁而終身「守寡」。（一百一十八回）此說似呼應曲、冊之文，但卻不能呼應「白首雙星」，顯示了疑點。

「舊時真本」[3]則以為湘雲嫁寶玉，流落為乞丐與寶玉在貧賤中偕老。此說確是呼應了「白首雙星」，但是卻全然不顧湘雲冊屬「薄命司」之定數。或辯解說湘雲寶玉淪落貧賤，即應薄命之數。但此與曹雪芹依「情」之缺憾為薄命之原則相違。或又辯湘雲初嫁早寡為薄命，但二嫁寶玉並得白首終老不能算「情」有缺憾的薄命。

第五回紅樓夢引子：「開闢鴻濛，誰為情種？都只為風月情懷。奈何天、傷懷日、寂寥時，試遣愚衷：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」。寶玉闖進的太虛幻境是孽海情天，盡遇些為「情」所困的癡男怨女。曹雪芹寫《紅樓夢》，以「情」為

---

[1]俞平伯《俞平伯論紅樓夢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 3月第一版，頁 33、34、44。以下簡稱《俞・紅樓夢》。

[2]《俞・紅樓夢上》，頁 99、114、238、239、241、244、247、248。

[3]所謂「舊時真本」是指較程高續本更早的一本續書，書中言湘雲最後嫁寶玉等情節。如今並沒有真正這個本子傳下。所有的片斷訊息都是得自旁人之記載及傳言。關於此本情形，請參考周汝昌《紅樓夢新証下》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6 年，頁 928、929、930。以下簡稱《周・新証》；及張愛玲，〈五詳紅樓夢——舊時真本〉，《紅樓夢魘》，台北皇冠出版社，民 74 再版。頁 351 起，以下簡稱《張・夢魘》。

全書關鍵當無疑問。且這「情」之涵意，除了特定之男女情懷外，還包括父母子女之骨肉情，第一回〈好了歌〉中所謂「癡心父母古來多」即是。且不止於此，曹雪芹之「情」當包括人間一切難堪之「痴」意。太虛幻境聯所謂「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，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」即是。而「薄命司」更是讖言十二金釵命運的「天條」！所云「薄命」即是一點「痴」意難戡破而引發「情」上缺憾的結果。因之任何演繹與湘雲團圓偕老的結果，都有犯「天條」之慮。

趙岡、陳鍾毅以為「寶湘實無婚姻關係」。他們引三十一回脂批說：「金玉姻緣已定，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，何顰兒為其所惑。」又說：「不但黛玉，紅學家也不應為其所惑。湘雲實是嫁了衛若蘭，衛若蘭射圃之文字，即是寶玉將金麒麟過渡於他的場景，往後若蘭湘雲兩人成婚，以一對麒麟証前緣，其安排很近蔣玉菡的汗巾跑到襲人手中的故事[4]。」但是周汝昌以為曹雪芹不會去寫與「茜香羅」雷同的文字，他說：

「假使那樣的話，則曹雪芹費了逺大的力氣，繞了如彼其大的一個圈子，目的僅僅是為說明湘雲（早已訂了婚約，被人道了喜的一位待婚者）嫁與衛若蘭，曹雪芹豈不成了一個大笨伯？況且這究竟有何意味、有何意義可言？曹雪芹的意匠筆法，確是出奇地細密和巧妙，但何嘗令人略有弄巧成拙、故意繞圈子、費無謂筆墨之感？所以我不相信就是這麼簡單而又浮淺的一回事情。他也不會去寫「茜香羅」的雷同文字。」

他以為湘雲不是嫁衛若蘭而是嫁寶玉的，反之衛若蘭還是寶玉湘雲的媒人呢！他說：

「由此，我們可以推測，湘雲系因此而流落入于衛若蘭家。當他忽然看見若蘭的麒麟，大惊，認准即是寶玉之舊物後，傷心落淚，事為若蘭所怪異，追詢之下，這才知道她是寶玉的表妹，不禁駭然！於是遂極力訪求寶玉的下落。最後，大約是因馮紫英之力，終於尋到，於是二人遂將湘雲送到可以與寶玉相見之處，使其兄妹竟得於百狀坎坷艱難之後重告會合。這時寶玉隻身（因寶釵亦卒），並且經歷了空門（並不能真正『空諸』一切）撤手的滋味，重會湘雲，彼此無依，遂經衛、馮好意撮合，將他二人結為患難中的夫妻——這應該就是『因麒麟伏白首雙星』一則回目的意義和本事[5]。」

這樣的故事也很有趣，只可惜「終久」讓寶玉湘雲在「情」上圓滿，違背了湘雲冊屬薄命司的定數。

高陽也認為湘雲終久是嫁寶玉的。依他的「領悟」，十二支曲分六組，湘雲與妙玉同屬第三組，同組的理由是依他們對寶玉的關係遠近而定。遠者是妙玉，近者是與他有「肌膚之親的妻子」湘雲。高陽說：

---

[4]趙岡、陳鍾毅《紅樓夢研究新編》，台北聯經，民 64 初版，民 73 第三次印行，頁 212。以下簡稱《趙陳・新編》。

[5]《周・新証下》，頁 918、919、921。

「湘雲雖有『因麒麟伏白首雙星』這一回的伏線，可是寶玉未來的妻子，不是『金玉良緣』就是『木石前盟』，包括寶玉自己在內，沒有誰會想到湘雲身上去，誰知最後偏偏成為夫婦；就性格而言，妙玉孤僻矯情，落落寡合，湘雲則爽朗隨和，最得人緣，這個對比之妙，就在無一處不反，在相互映襯之下，雙方都顯得凸出，寶玉的妻子是湘雲…。」

高先生的領悟也很有趣味，只是他這篇〈曹雪芹對《紅樓夢》的最後構想〉，恐怕要改成〈高陽對《紅樓夢》的最後構想〉比較貼切。高陽為了完成他對《紅樓夢》最後的構想，竟將曹雪芹苦心寫寶釵之「終生誤」送了一句給湘雲。他說：

「下面『舉案齊眉』，非指寶釵而是指湘雲。」

然後將「到底意難平」依舊還給寶釵。他跟著說：

「『樂中悲』一曲中，有『廝配得才貌仙郎，博得個地久天長』的話，可以證明寶玉、湘雲夫婦，感情極好，否則『雲散高唐，水涸湘江』，就不成其為『樂』中悲了[6]。」

高先生如此錯置強解原書，實難對湘雲結局疑案有正面的貢獻。對這種說法的批判，可以在以下趙剛、陳鍾毅的說法裡找到。

趙岡、陳鍾毅說：

「有關湘雲結局的伏線，確是有矛盾之處。」

他們也認定疑案存在，跟著又說：

「一面說湘雲早寡，一面說『白首雙星』。這種矛盾，固然可以用再嫁一途來解決，但這樣一來，湘雲就已經不像雪芹筆下所要寫的人物了。」

這個判斷很中肯，因此他們說：

「即令果然有湘雲守寡及再嫁之事，也不必一定是再嫁寶玉。一來嫁給寶玉也無法合上『白首雙星』那句話，因為寶玉最後出家為僧。」

這是合理的推論；進一步，他們又說：

「其次書中從未暗示若蘭早死。」

這真是實情。於是，他們做了試圖解釋疑案的推想：

[6] 高陽《紅樓一家言》，台北聯經，民 66 年 8 月初版，80 年 2 月第五次印行，頁 5、6、7、19、20。

「如果以若蘭作為湘雲的第二任丈夫，豈不是可以照顧到更多的破綻嗎[7]？」

但是，這個推想太籠統，書中也毫無線索可尋。且允許湘雲與若蘭幸福地白首偕老，終久還是不能呼應湘雲因「情」缺憾的薄命意。

前言十二金釵都屬情債難償的「薄命司」。此是雪芹全書立意要旨之一，就彷彿是「天條」，不可輕易違背。今諸位先生為強解「白首雙星」，竟不惜犯「天條」，真是「嘆嘆」！

張愛玲說：

「太虛幻境關於湘雲的畫冊與曲詞都預言早寡，與第三十一回回目『因麒麟伏白首雙星』衝突，一直是個疑案[8]。」

張愛玲的《紅樓夢》考據別出一格，她娓娓道來如數家珍，從《紅樓夢》文字及情節細緻的錯落，考定雪芹在「十年辛苦不尋常」的創作過程中有早本的構思。以後因構思的改變，一些早本的情節或因來不及改，或因忘記，而留下痕跡；其中之一就是根據今本二十一回湘雲第一次出場，脂批描述她當該與黛玉同房一段：「前文黛玉未來時，湘雲寶玉則隨賈母…」而判斷「早本有湘雲寶玉小時候跟賈母住一間房，也像後來寶黛一樣[9]」。如此有「早本」的構思，回目可能就是「早本」未曾抹掉的痕跡，她說：

「金陵十二釵都屬薄命司，因此預言湘雲早寡。本來她是與衛若蘭白頭偕老的。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是從早本保留下來的回目。這大概就是白首雙星的謎底[10]。」

但她在〈五詳〉又說：

「〈四詳〉認為『白首雙星』原指衛若蘭與湘雲偕老…是錯誤的。」

然後她以為《風月寶鑑》未收入此書之前，是有個早本以「白首雙星」作回目的；那時還沒有若蘭其人，到了風月寶鑑時代，若蘭才初出現在可卿喪禮的弔客中，而且好像是後加上的；若當時還沒有這個人物，寶玉就是那個曲上的「才貌仙郎」。「白首雙星」的回目曾一度被改成全抄本的回目：「撕扇子公子追歡笑，拾麒麟侍兒論陰陽」；則此時「金玉」確是也涵蓋寶湘的，寶湘是要偕老的。但是風月寶鑑收入時，就有太虛幻境，就有曲文。則結局必須維持十二金釵皆薄命，那不是說寶玉得死嗎？寶湘之金玉緣又得在釵玉之金玉緣後，所以為了要使湘雲守寡寶釵寶玉

---

[7] 《趙陳・新編》，頁 212。
[8] 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26。
[9] 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25。
[10] 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36。

都得死光光；這樣不妥，所以在風月寶鑑的時代就搬進一個短命的衛若蘭，為了要使湘雲守寡；但是雪芹終究對全抄本之回目不愜意，所以還是改回早本「白首雙星」的回目。後來添寫射圃一節，使麒麟預兆指向若蘭，但是卻忽略了若蘭湘雲並未白頭到老，仍與「白首雙星」回目不合。然後關於脂批說「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配之麒麟，正此麒麟也。」張愛玲乾脆就把它罵一頓：

「脂批諱言改寫，對早本向不認賬，此處並且一再代為掩飾。」

所以她結論說：

「白首雙星是從早本保留下來的回目，結局已改，因此衝突，批者代為遮蓋衛護[11]。」

張愛玲對史湘雲疑案處理的獨特處，在提出曹雪芹有早晚本不同的構思，又在回目改寫與否做了許多猜測。思路不可不謂細密，許多關鍵處她不會輕易滑轉，但是還是有夾纏。為什麼對全抄本的回目不愜意？又要改回來？明明出現了矛盾，又是費心周折的情節，為什麼對那麼偏愛難捨的回目沒能關照？對全抄本的回目不愜意，是否正表示有人被原來「白首雙星」的回目困擾，所以竄改成的呢？曲文是否真是意指湘雲守寡呢？對於湘雲守寡說的批駁，可在下面蔡義江的說法中找到。

蔡義江《紅樓夢詩詞曲賦評註》中，解湘雲的冊詞謂：

「湘江句詩句中藏湘雲兩字點其名，同時湘江又是娥皇女英二妃哭舜之處，楚雲則由宋玉高塘賦中，楚襄王夢見能行雲作雨的巫山神女一事而來。所以這一句和畫中幾縷飛雲，一灣逝水，似乎都是比喻夫妻生活的短暫。」

他又解曲子說：

「雲散高塘，水涸湘江兩句中藏有湘雲二字，又說雲散水涸，以巫山雲雨的消散乾涸，比喻男女歡樂成空。」

蔡先生因之推斷說：

「從後面紅樓夢曲中我們知道湘雲後來是廝配得才貌仙郎的，只是好景不長，可能婚後不久，夫妻就離散了。」

蔡先生更進一步解釋夫妻離散。他說：

[11] 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56、356、357、371。

「雙星就是牽牛織女星的別稱…故七夕又稱雙星節…總之，白首雙星是說湘雲和衛若蘭結成夫妻後，由於某種尚不知道的原因，很快就離異了，成了牛郎織女。」

他又說：

「其實，白首雙星就是指衛若蘭、史湘雲兩人到老都過著分離的生活[12]。」

此即是說夫妻終是夫妻，只是為了「某種尚不知道的原因」很快就像牛郎織女一般離散、離異了。蔡先生從「牛郎織女」點破「雙星」是夫妻離散離異的涵義，由是得免若蘭一死，湘雲守寡的前人之論，使白首雙星之回目及曲冊的矛盾，幾乎消解。同時，也照顧到湘雲終久冊屬薄命司的悲劇意義。這真是到目前為止，最妥當的解釋。因此，蔡先生以為將寶玉湘雲配為夫妻的人，其實是出於誤解[13]。

問題是，蔡先生將湘雲若蘭的結局作「離散」、「離異」解，確實解釋了牛郎織女分離的「雙星」；蔡先生又說「好了歌註」中之「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！如何兩鬢又成霜？」依脂批是指寶釵及湘雲。若以成霜兩鬢解「白首」，牛郎織女解「雙星」，則「分別的」「白首」和「雙星」可以得到順解；但是「合起來」的「白首雙星」所隱含夫妻如牛郎織女般情愛不渝、白首偕老的意思則得不到契解。

牛郎織女的「雙星」寓意，是否必然僅是離散離異一解呢？太虛幻境關於湘雲之曲謂「終久是雲散高塘，水涸湘江」；冊謂「湘江水逝楚雲飛」。曹雪芹是直接引用宋玉高塘賦、楚王夢巫山神女行雲作雨的典故，來解釋湘雲的薄命的，則湘雲之命運似乎直接與雲雨歡情之缺如有關，而不必然與「早夭」、「守寡」、「死別」或「生離」相關。六十三回怡紅壽宴湘雲抽到的籤是：「只恐夜深花睡去」。這朵「香夢沉酣」的海棠花看來是獨眠而沒有夫妻歡情的。因之，蔡先生所謂之「離散」、「離異」之解固然可以滿足夫妻雲雨情的缺如，以呼應曲冊「雲散高唐、水涸湘江」及「湘江水逝楚雲飛」之讖。但是卻沒考慮到夫妻雲雨歡情的缺如，不必然是要在夫妻離散或離異的情況下發生。因之要另尋可能的善解，是必須一方面使合起來的「白首雙星」能契合夫妻身不必然相離的「白首」偕老，又能涵蓋「雙星」所影射的悲劇意義，此悲劇的意義是直接與夫妻沒有雲雨歡情有關。

這個可能的「他解」，一不能讓衛若蘭死，二不必讓他夫妻離異，三不能讓湘雲有夫妻歡情，四絕對不能違背「湘雲冊屬薄命司」的「天條」。

如是，惟一的解答只剩下衛若蘭有疾，此疾足以影響夫妻歡合，卻不足以致若蘭於死。如此一來程高本一百零九回說衛若蘭得癆病就是錯的，因為癆病在當時足以致死，衛若蘭卻不可以死！

乾隆間明義所著最早的二十首題紅詩之第十七首：

---

[12] 蔡義江《紅樓夢詩詞曲賦評註》，北京團結出版社，1991 年 7 月第一版，頁 50、76、76、77。以下簡稱《蔡・評註》。

[13] 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77。

「錦衣公子茁蘭芽，紅粉佳人未破瓜；少小不妨同室榻，夢魂多個帳兒紗[14]。」

蔡義江以為：「錦衣公子一首寫寶黛幼小時同榻相處事，所隔的只有碧紗廚（有木架的帳子，蒙以綠紗）而已[15]」。但是這首詩曾經困擾周汝昌及其兄怙昌，周汝昌初以為此詩是指「黛玉初入府、居碧紗廚」一事，後來因「紅粉佳人」當指「閨中少婦」，而非少女，並且「破瓜暗示明為結婚而實未成配…而且雖然同床，卻又夢魂幽隔」，故與怙昌幾乎同時想起這是指八十回後寶釵的事——因為明義是見過雪芹鈔本的，當知八十回後事。因之他們以為此詩指寶釵，「同室榻」是相應繡鴛鴦回，寶釵坐于寶玉榻上一事[16]。張愛玲則以為此詩是指晴雯，因為只有晴雯與寶玉有時同榻，有時同室不同榻，並且猜測百回《紅樓夢》也許曾寫隔帳看晴雯睡態的情節。張愛玲並以為此詩為晴雯剖白－雖然同室榻，並無沾染。更謂「稱十六歲少女為紅粉佳人並無不合，尤其是個夭夭趫趫的婢女[17]。」其實這些判斷都不甚相契；我以為這首詩實是指湘雲，而且正是八十回後的湘雲。且就是因為湘雲的結局一直存疑，所以這首詩一直不得順解。

首先，明義二十首詩除這首外，無有湘雲的，湘雲的位置在全書中雖不及釵黛凸顯，但也是極其重要。若明義二十首詩中無一首及於湘雲，實是難以思議。張愛玲謂此詩指晴雯，但是第十六首已是晴雯無議。何以明義偏愛晴雯如是，寫她兩首，而竟無一首寫湘雲？其次，劈頭第一句「茁蘭芽」就扣住了若蘭的名字；那錦衣公子非若蘭為誰？他不就是那才貌仙郎嗎！第二句我們若採周汝昌說「未破瓜即通俗編中未破身意[18]」，與第一句合看當指夫妻從來沒有行房，也就是說湘雲始終是個女兒身。如此，這兩句直接呼應「雲散高塘、水涸湘江」。如果此說成立則蔡義江先生所謂「只是好景不長，可能婚後不久」，似乎承認他們還有短暫的夫妻生活〈特指雲雨生活〉則不能成立。

前面推斷若蘭有疾，此疾足以影響夫妻合歡，卻不足以致若蘭死。二十二回脂批曾謂：「湘雲是自愛所誤」。張愛玲說：「湘雲是自愛所誤，只能是指第一個早本內，再醮寶玉前，其實她並不是沒出路，可以不必去跟寶玉受苦，不過她是有所不為[19]。」姑不論這個早本說的情節妥不妥當，湘雲是因「自愛」而「有所不為」。看來若蘭之疾，導致夫妻不能或不宜合歡，還涉及了湘雲意志之自抉——她因「自愛」而有所不為；勉強行之將違背她的意願。三十七回湘雲海棠詩之二：

「蘅芷階通蘿辟門，也宜牆角也宜盆。花因喜潔難尋偶，人為悲秋易斷魂。玉燭滴乾風里淚，晶簾隔破月中痕。幽情欲向嫦娥訴，無奈虛廊夜色昏。」

---

[14]《周・新証》，頁 914、1068。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478。
[15]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481。
[16]《周・新証》，頁 915、916、1070。
[17]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89、399、400、401。
[18]《周・新証》，頁 916。
[19]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85。

此中「花因喜潔難尋偶」，特指出湘雲「喜潔」，故與「自愛」相應；並不願委曲自己與人配偶。或解說若蘭之疾乃先天不足不能行房，湘雲大可發展婚外情，但因她品格自愛、高潔、所以自抉一條「水涸湘江」之路。但這不是惟一之解。另解是若蘭之疾可能是會過人的傳染病，足以影響行房，或是性病一類〈性病不必然自得，有時是胎裡帶來〉，湘雲自愛、喜潔、故自抉一條「水涸湘江」的不歸路。但是傳染性的疾病，或性病類俱不必是終身的，若蘭若堅持，是否由得湘雲自抉？況且說若蘭先天不足，或揣測若蘭有類似性病類的傳染病，與「才貌仙郎」似乎不能完全一致？！再一解是發端於湘雲的「自愛」，加上她「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，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」的個性所致。張愛玲說湘雲的性格最接近俠女的典型，俠女闖蕩江湖必須「不解風情」或如「婊子無情」，因為『由來俠女出風塵[20]』。因之，「水涸湘江」的不歸路全是湘雲「不解風情」的俠女性格所致。所以才評她「自愛所誤」。但是再依張愛玲對俠女性格的詮釋：「如果戀愛，也是被動的，使男子處於主動的地位，也更滿足[21]」；因之就俠女性格言，男女兩情的肇端發於對方，同理對方若略有令俠女不能愜意之端倪，俠女盡可表現出她「不解風情」或「無情」的面貌。如此，若蘭這個「才貌仙郎」究竟有什麼地方令湘雲不愜意了？三十七回湘雲海棠詩之一：

「神仙昨日降都門，種得藍田玉一盆。自是霜娥偏愛冷，非關倩女亦離魂。秋陰捧出何方雪，雨漬添來隔宿痕。卻喜詩人吟不倦，豈令寂寞度朝昏。」

在「自是霜娥偏愛冷」下，有一句脂批謂：「又不脫自己將來形景」，可見這個決定，湘雲的意願性很強。此處『霜娥』據蔡義江註是指青娥，是主管霜雪的女神。李商隱詩：「青衣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嬋娟」。則霜娥耐冷亦寓『嫦娥』與下句之『秋陰』寓『秋雲』或『秋月』相照應[22]。指湘雲婚後的生活是類似奔月的嫦娥，孤冷寂寞，沒有夫妻歡合之情。下一句「非關倩女亦離魂」蔡義江引了一個倩女離魂的典故：

「事出唐代陳玄祐傳奇…張鎰的幼女倩娘，與王宙相愛。張鎰將她另許，王宙憤而訣別遠行。途中倩娘霍然追至，與其私奔而去；他們在外共居五年，返鄉省親，家人驚異，原來房中又跑出一個倩娘，與來魂相抱合一，原來當初倩娘憤恨成疾，臥病數年不起。如今魂返，與身合一[23]。」
這是個事關「男女」的愛情故事。蔡先生解說：

「海棠當然與倩女離魂的故事無關，說不說豈非都一樣[24]。」

---

[20] 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52。
[21] 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52。
[22] 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193、194。
[23] 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193。
[24] 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194。

所以說「非關倩女亦離魂」。但是這句詩若與前一句合解當是：霜娥自己偏愛過孤冷的生活，是與倩娘因愛情而離魂的故事不相干的，然而霜娥為何曰「亦離魂」呢？此處之「亦離魂」若呼應上句之偏愛冷，似可指霜娥離魂是奔向冷冷寒月。但是霜娥為何離魂奔向冷冷寒月呢？此或即是湘雲不甚愜意因而「自愛」、「喜潔」的原因？如此說來，若蘭之疾莫非是斷袖之癖？

若蘭之疾若就是斷袖之癖，倒不難解。雪芹在書中寫同性癡情很多。寶玉之對秦鍾，藕官之對藥官，薛獃之對湘蓮皆是。甚至寶玉之對湘蓮，玉菡都有情意。難免不及於若蘭？而使金麒麟落入若蘭手中？三十一回脂批不就說：「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！」此或是十八回批中所謂：「後文不盡風月」之一？此或是三十二回襲人以為寶玉「將來難免不才之事」之一？紅學家們不是因此以為八十回後，寶玉定會惹出醜禍嗎[25]？第五回警幻不也說寶玉「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，吾輩推之為意淫嗎？」總之，以上數解無論從何解（從一解或多解），皆不離他夫妻二人沒有歡合，也不必要他夫妻離異。既合曲、冊之文；也不違回目之確意。

第三句「少小不妨同室榻」，與第四句「夢魂多個帳兒紗」是互相烘示的。這依以上不同的解釋，可能有不同的意義。首先湘雲自家的故事在前八十回，曹雪芹是隱寫的。她的訂親，她的坎坷都是借他人之口烘托出來的。她自身的故事在大觀園這個戲台，簡直像似個潛伏流動的背景。距離觀眾稍遠，所以總是有些糢糊。我們隱隱覺得她家也可以有個園子，她家與若蘭家可以是世交，她與若蘭從小就相識，他們可能和寶黛一樣，曾經同室榻地遊戲過。但是到了洞房花燭「因麒麟」故，湘雲得知若蘭、寶玉之情節，由於自愛、喜潔，因而自抉了一條「難成偶」的路。若然，此第三第四句詩都是指湘雲與若蘭。但是若依張愛玲的考証解：

「〈四詳〉發現早本不自黛玉來京寫起，原有黛玉來之前，湘雲小時候長住賈家，與寶玉跟著賈母住一間房[26]」。

則這第三句詩就是呼應寶湘小時後曾經同室榻的實景；但是到了湘雲、若蘭的洞房夜，湘雲覺知寶玉若蘭之癡意情節，因而自抉一條「有所不為」的路。若是這樣「因麒麟伏白首雙星」就含另一重深意：一方面是因麒麟故，伏下湘雲若蘭的姻緣前定，另方面也是因麒麟故，造成湘雲若蘭「雲雨缺如」的白首婚姻。且大關鍵是在湘雲的「自愛」、「喜潔」而「有所不為」的俠女性格。故批她「自愛所誤」。但是這些情節雪芹是不必費筆墨的。洞房花燭夜的高潮，盡可以翻騰出這些舊事。就是若蘭之疾，雪芹也不必費筆，只需幾句隱中隱的筆法即可帶過。就依周汝昌的解釋：「多個帳兒紗——這是說雖然同室，而夢魂未通的話」。也就是說，小時候湘雲若蘭或湘雲寶玉還能不計較同室榻；大了婚後反計較配偶的貞潔了。因此反像牛郎織女一樣不能同榻了，隔個像銀河一般的帳兒紗。「夢魂多個帳兒紗」是有長久的「常」意。張愛玲臆測隔帳看晴雯的睡姿，是個特殊場景，與這句的詞語不太相襯。

---

[25] 參考《周・新証》，頁 901。周汝昌《紅樓夢與中國文化》，台北東大，民 78，10 月初版，頁 198。以下簡稱《周・文化》。《蔡・評論》，頁 18、503。

[26] 《張・夢魘》，頁 352。

曹雪芹寫湘雲自家的故事是用一種「間色法」——「繪畫為使主色鮮明，另用一色襯托叫間色法[27]」。一條隱藏的伏流自有其軌跡，偶然露出地面，就是湘雲登場，來訪大觀園的時候。她其實不曾是大觀園的居民而只是客。但是她每一出場總會帶出一段浪漫精采的情節：瀟湘館芍藥裀的睡姿，蘆雪庭的噉肉聯詩，乃致與翠縷的大談陰陽相配。再再使我們對她印象鮮明，而知她是個性情開朗，身心健康的女子。但她的不幸，是得嫁著一個才貌仙郎，卻反不能與他同享人世夫妻福愛。雪芹用湘雲台前的明朗，反襯她台後婚姻的不幸。這即是一層間色法。另一層「間色法」據蔡義江先生所說，也是脂批的原意；金麒麟是金玉姻緣的陪襯：「一個因金鎖結緣，一個因金麒麟結緣；一個當寶二奶奶彷彿幸運，但丈夫出家，自己守寡；一個廝配得才貌仙郎，誰料雲散高塘水涸湘江，最後也是空房獨守[28]。」湘雲與寶釵的故事是一條靜脈一條動脈，一隱一顯地互相烘托，而且是曲折流動的互相烘托。此是雪芹小說的手法之一——「間色法」。

如是，湘雲的故事是：「襁褓中父母嘆雙亡」，與叔嬸長大「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」，原本希望既「廝配得才貌仙郎」——若蘭是貴公子，「博得個地久天長」以便能抵消「幼年時坎坷形狀」。無奈數屬薄命，「父母親情」、「夫妻歡情」兩兩落空。幸好她「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，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」。縱使她兩情落空，仍然能「霽月光風」，明明淨淨與若蘭共渡白首，直到兩鬢斑白而止。以下當藉屬於湘雲的詩、籤來支持這個說法。前引海棠詩之一：

「卻喜詩人吟不倦，豈令寂寞渡晨昏。」

我們知這位薄命的女詩人常常是以吟詩「度朝昏」的。海棠詩之二：

「幽情欲向嫦娥訴，無奈虛廊夜已昏。」

我們也知湘雲之幽情是與嫦娥互通款曲的。因湘雲自抉命運，與嫦娥自吞靈藥而奔月相彷。故我們亦知曹雪芹是刻意用嫦娥來寓湘雲的。女詩人「霽月光風」的性情，因此也是呼應朗朗明月的。

前引怡紅壽宴，湘雲抽到的籤「一面畫著一枝海棠，題著香夢沉酣四字，那面詩道是：只恐夜深花睡去」。看來「海棠」屬於湘雲，如同「牡丹」屬於寶釵，「芙蓉」屬於黛玉一般。這首預兆湘雲命運之籤讖，據蔡義江之註，是出於蘇軾海棠詩：「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[29]」。看來湘雲心意已定。在紅燭熾燄高燒的洞房夜，即令若蘭有愛花意，也只能隔帳無奈地照看海棠冷冷的睡姿。並且就是在未來漫長的歲月裡，這朵白海棠在了無詩興的長夜，也總是「香夢沉酣」地深深睡去，而絲毫不搭理愛花人眷顧之意。故云「自愛所誤」。

---

[27] 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77。
[28] 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77
[29] 《蔡・評註》，頁 301。

七十六回凹晶館聯詩，這一段淒絕動人的情節，就是發生在中秋月色下。湘雲黛玉這兩個薄命的女子，就如同在這一刻將那「邪魔招入膏肓」一般，當下發悲音，決定她二人悲劇的命運。「這是塵寰中消長，數應當，何必枉悲傷！」湘雲在一連串描繪廣寒宮的詩句：「銀蟾氣吐吞」、「藥經靈兔搗」、「晦朔魄空存」之後，叫絕地聯出「寒塘渡鶴影」，這句象徵她命運的詩畫。

寒塘寂寂清冷，鶴影孤孤飛逝。這幅發生在中秋月色下的詩畫，與那嫦娥奔月的意象，基本上是同一個形式。曹雪芹的藝術才情是精采絕倫的，他竟將湘雲之命運「凝凍」[30]在一幅詩意清冷淒美的意象上；或說：他竟將湘雲之命運「凝斂」在一句意象清美淒冷的詩句上。而這句詩的意象，又因與嫦娥奔月的形式相類，產生由類比而來的美感。它包含了湘雲全部生命之性情品格，及她註定是屬「薄命司」的悲劇。

周汝昌先生的考據工作令人驚服。讀他的《紅樓夢新證》可增加許多材料性的知識。但是周先生在處理材料時，常因視覺上的聯想而作了思路上滑轉的判斷。例如此處的「寒塘渡鶴影」其實是屬湘雲一生命運之寫照。但因聯詩場景涉及黛玉（黛玉自屬冷月葬花魂），周先生則將此句偷渡給黛玉。然後聯結上《釵釧記》中碧桃抱恨沉江自絕的情節，演繹出一段八十回後黛玉投寒塘自盡的本事[31]。其實十八回脂批僅在「離魂」下批「伏黛玉死」，而在不遠的後文「相約相罵」下批：「釵釧記中總隱後文不盡風月等文」，並沒有在此批「伏黛玉死」。周先生這樣的聯想實是思路上的滑轉。又他在演繹湘雲結局的本事時，因二十六回有三條獨立的批語，只是排列相續：頭兩條提及紫英、倪二、湘蓮、玉菡各有俠文，並未提及若蘭；第三條則明言「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，嘆嘆！」並未提及若蘭有俠文。周先生因三句批詞排列相續，聯想俠文當涵括若蘭，因將若蘭也編派成寶湘的媒人。因而說他兄妹在「百狀坎坷艱難」後重逢，以黏合湘雲曲上「坎坷形狀」之詞語[32]。再就是寶釵的本事也有問題。雖說寶釵湘雲結局相似，提及星月嫦娥可兼指兩人。但周先生在引証星月嫦娥暗指寶釵時，卻引進了湘雲詩「幽情欲向嫦娥訴」來作証[33]。事實上，嫦娥寓湘雲比寓寶釵貼切，因為湘雲是自抉的一條不歸路，與嫦娥自吞靈藥奔月相應；寶釵到底是因寶玉出家才決定了她的命運。所以說寶釵：「到底意難平！」

周汝昌先生在寶湘黛的本事上都出現滑轉。仔細想來，實因湘雲的結局始終不穩定之故。湘雲的結局若得清爽，當使《紅樓夢》八十回後的情節眉目清順。言說至此，我以為湘雲結局的疑案應該算是解決。原本以為矛盾的問題，其實並不曾存在。回目並不曾被竄改，曹雪芹自己不曾矛盾，也不必然是早本回目，湘雲更從不曾嫁過寶玉，湘雲與若蘭也不必離異。她只是與衛若蘭始終維持著一個沒有人間夫妻福份的婚姻。就這層意義來詮釋湘雲的「薄命」，可以免除僅僅以夭、寡來詮釋「薄命」的陳套，其實更能顯小說之精采。近數十年來紅學研究者的思路，一方面冥冥中陷入《舊時真本》的夢魘，（舊時真本及與它有關的傳聞，將寶湘結為夫婦，其實也是受「白首雙星」回目所惑。當時的續書人若有蔡義江先生的慧眼，看

[30] 「凝凍」詞語借自李澤厚《美的歷程》一書，台北谷風出版社，1984 年 7 月。
[31] 《周・新証》，頁 903。《周・文化》，頁 193-200。
[32] 《周・新証》，頁 921、922。
[33] 《周・新証》，頁 912。

破雙星的實意，可能就不會那樣續。否則他還得再續一段寶湘成親後，又不知為了什麼原因變成像牛郎織女一樣的夫妻。那豈非節外又生枝嗎？）另方面受「自傳說」的桎梏，總幻想現實中的雪芹妻應該有個劇中人來相對應，完全疏忽曹雪芹創作十二金釵的悲劇精神，硬要來個寶湘配，這其實與程高本之「沐天恩」同樣違背了曹雪芹著書之精神。張愛玲對《舊時真本》不是提了疑問嗎？「此本寶玉湘雲白首偕老，家里又沒出事，是否結局美滿？《紅樓夢》起初並不是個悲劇？」[34]我看都是《舊時真本》惹的禍！

－－－